

有我

● 孟 泽 著

● 湖南文艺出版社

无我之境

● 水，无源无归。

● 如来者，无所从来，亦无所去，故名如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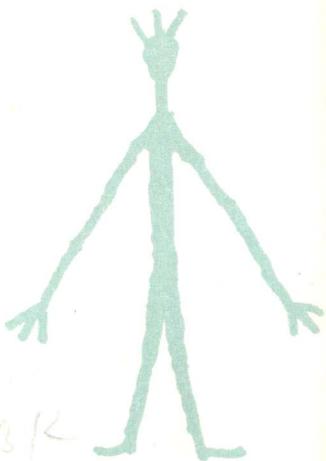
责任编辑：
装帧设计：王

ISBN 7-5404-1623-8

9 787540 416232 >

ISBN7—5404—1623—8
I · 1288 定价：13.00 元

有我无我之境



丁巳年

孟 泽 著

湖南文艺出版社

[湘]新登字 002 号

有我无我之境

孟 泽著

责任编辑：张自文

*

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长沙市河西银盆南路 67 号 邮码:410006)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省衡阳印刷厂印刷

*

1996 年 12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1.375

字数:223,000 印数:1—5000

简易精装: ISBN7-5404-1623-8
1·1288 定价:13.00 元

若有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与印刷厂技质科联系调换

(厂址:衡阳市马嘶巷 8 号 邮编:421001)

目 录

引言 有我无我

第一章 上帝的诞生 (1)

- 人之初，偶然的遇合 (1)
- 无限可能或者唯一可能 (4)
- ✓充满未知的“早年”，也许是决定性的 (8)
- “异想天开”的景象 (13)
- 低智和虚弱的上帝 (17)

第二章 心灭泪亦灭 (21)

- 这个妹妹我曾经见过的 (21)
- “弄假成真”或者“弄真成假” (26)
- “错觉”“遗忘”中的完满 (30)

- 说真的，我们只是一些影子 (34)
✓ 日落还是日出？求“真”的历险 (46)

第三章 歧路彷徨 (51)

- 那条理念布置的路 (51)
方其梦也，不知其梦也 (55)
酒神的传说 (63)
✓ 多美啊，请停留一下 (67)
风月宝鉴 (76)

第四章 正常是一种例外 (86)

- “正常”如同艺术珍品 (86)
他突然把自己想象得象基督一样 (91)
对我来说，唯一的已知是荒谬 (110)
爱米丽小姐：一则恐怖故事 (112)
她只是不愿意被遗弃 (125)

第五章 无边的岸 (134)

- 一语道破天机的孩子 (134)
✓ 我们在“牌局”中 (137)
幸亏有了“假定” (142)
道德也是一种功利 (146)

皇帝陛下确实是裸体的 (152)

第六章 另一种屈从 (157)

穷秀才家只有个丑婆娘 (157)

偶然也是必然 (164)

无常也是有常 (167)

我们这样定位自己 (169)

第七章 爱的幕后 (171)

性是个人的体验，也是历史的体验 (171)

男人与女人，神圣同盟 (179)

危险的欲望与安全 (183)

千疮百孔，在爱的版图 (188)

第八章 拒绝然后向往神秘 (207)

先皈依然后读《圣经》 (207)

求解未知与神秘，人生最高和最后的指望

..... (213)

孤独的哲学家的老底 (216)

第九章 太阳之死 (221)

他们把可怕的梦魔带进了幻想 (221)

连“根”的悲悯	(226)
廁所有用，故而不美，波西米亚人	(231)
从高潮到平淡	(235)
时间是应予废除的暴政	(243)

第十章 他乡是故乡 (258)

幸福与十字架	(258)
我们每一个“未亡人”	(263)
没有终点的逆旅，他乡是故乡	(267)
晦暗的本源上的花朵	(272)

第十一章 语言与谎言 (276)

肉体之外的生长	(276)
当你走进一种可能或现实时，你显然舍弃 了另一种可能或现实	(280)
“进化”同时可能是“异化”	(286)
从一而终，圣人也没有什么异样	(289)

第十二章 自由这东西 (294)

有差别然后有自由	(294)
神瑛侍者消失在一片茫茫白雪中	(298)
站在悬崖上，你随时都可以把自己抛下去 (301)

- ✓理解宽恕然后服从 (305)
✓你站在世界的中心，因为你以自我为中心
..... (308)

第十三章 天使的堕落 (312)

- 不可撤消的契约 (312)
割断了缆绳的船 (315)
就地打滚，当下自然 (319)
咬着自己的尾巴不停地转动 (324)
✓也许只有这样一种胜利 (330)
阳光之下无奇事 (334)

第十四章 最后的英雄 (343)

- 太阳走，夸父也走 (343)
✓当荒谬的人肯定时，他的努力就永不停止了
..... (348)
给自己画像 (355)

第一章 上帝的诞生

来到我童年的花园前面，
我生育的居宅前面，我的眼睛
湿润了，泪水止不住淌下来。

——福楼拜

人之初，偶然的遇合

可以肯定，你为此会多少有些失望。
我们中的任何一个人的诞生，都只是超过 60 万亿不同
遗传可能性之一的实现。
这是遗传生物学告诉我们的知识。

事实上，我们中的任何一个人，至今为止，仍然是我们的父母某次或欢愉或平淡甚至不快的性生活所缔造的结果。

这也是用不着过于带着情绪来陈述的。

偶然的遇合，发生在“人之初”。

不论有幸还是不幸，这就是人的开始。

你或许要感激造化的奇迹，在那样多不可能实现的遗传可能性里，而有你作为一种实现了的遗传可能性的诞生。这简直是“宿命”的。

天地之间，万化生衍，而有作为“灵长”的人类的出现，情景与此相似。

这以后，我们将在充满文化气氛的期望、标准、程式、规范中，展示和锻造不同却又难免恍惚相识的人生。

生理的成长与变化虽然是根本性的，但是，我们也受着文化和社会的左右，从生至死。

克雷奇等在所著《心理学纲要》中谈到“如何是青少年期的终结”时认为：

青少年期的结束基本上是一个文化和心理的现象。

为什么简单地划定某一个年限作为青少年期的结束必然是不合适的？

首先，个体所呈现的巨大差异，就象很难有一颗完全等同的沙子一样。

其次，心理上的成熟不是一件单一的事。一个人可以在一个方面成熟得比其它方面早得多。而且，无疑的，我们中的一些人在某些方面，一辈子也没有成熟起来。

但比这些理由更重要的一个理由——或者说是这些理由的一个基础——是文化的型式的影响。

青少年期最重要的表现迹象，是初步的性的兴趣，伴随着还有对这种兴趣做某种事情的能力。

在这一点上，文化的决定性显得更加重大。

按照传统，除去一定程度的不合法的尝试（如果不是太严重或者是隐蔽的，还是可以容许的），成人可以有公认的性生活。

性的“特权”长期以来被看作是与承认成人地位密切联在一起的，它带来了与它同时存在的责任和节制。

这样被规定的通向成人性生活的途径是社会性的，是按社会所规定的成熟意义来承认生理的成熟的。

然而，本世纪特别是本世纪下半叶以来，这一传统的途径被弄得模糊不清了。现代的许多青年，很少注意和考虑性的自由与取得成人地位（即社会性的对于“成熟”的认定）的其它要求之间的联系。

性的自由被认为是个人发展和自我表现的主要部分。

在这个意义上说，生物学的成熟行为和心理社会的成熟行为，现在只有淡薄的关联。特别是在某些亚文化群中，作为性机会的先决条件的心理社会上的成熟标准，已然不

复存在，至少，已大大丧失了它原来的规定性。

克雷奇说：

“这种分离是暂时的还是会成为有持久性的社会文化的一部分？现在还不能预见。它对进入成年期的个性发展的影响，我们也不能作无把握的猜测。”

显然，现代社会，性约束与性自由的改观，决不是生理上骤然进化的结果，而毋宁是一种文化的必然逻辑。

依照这样的视角，我们可以获得较之过去远为宽容和开放的生命观。

人生在每一点上，也许并不象我们以往所设想的那样简捷便宜、规则明晰。甚至，最常识的判然明确的界定，正好是最不具有常识性的。然而，人诞生了，上帝同时诞生了。

无限可能或者唯一可能

儿童并非成人的缩影。

他的骨骼构造的比例，他的神经系统，他的激素和生物化学的组成，并不等同于成人。这些不同，已大得足够阻止我们把从成人的行为中概括出来的东西推广到儿童的行为和行为调控上去。

可是，我们几乎只有一种“成人”的文化。

实际上，我们每时每刻都在凭成人的经验和想当然的道理，按照我们需要和认可的方式，塑造儿童，我们称之为“培养”。

而我们本身，在人生的早年，也同样是逐渐按照成人的愿望和要求来试图规范自己的。

一经内化的习以为常的愿望和要求，最终内化者在沿袭中也将视作理所当然。

这其中，我们也许大大抑制了人本来的诸多发展的潜在可能性。

我们是自觉和不自觉地以取消其它种种可能性来实现一种可能性的。虽然，这种能够实现和完成的可能性已由漫长的人生和漫长的历史证明了它存在的某种合理。

但是，合理并不意味着唯一，更不意味着必然。

我们已经完成的生长和发展中，充满了可疑之处。

“游戏”是不是一种与人生相终始的行为？

我们习以为常地不承认成人“游戏”的必要，甚至没有允许儿童充分地拥有它。我们认为成人的“游戏”是人生的某种“不适”或者“失败”的标志。我们习惯把一切看成是有目的性的而视无目的或反目的行为为不正常。成年人的“游戏”似乎是无目的的。

我们在人早年的某一阶段，通常自觉或者被迫地去培养某种兴趣和能力，积累某种知识，遵循某种规范……这是不是合适的？

显著地表现在某些前现代文化圈内，人们习惯以种种“成熟”的老年化的标准来对待和要求整个人生过程（特别是未成年期），这些民族的文化因此而呈现出一种整体的惰性气氛，这会不会导致或一定程度的创造力的萎缩？

我们从来没有在实际生活中承认，人在任何一个阶段上都有着五彩缤纷的本质力量的显示，都有它自身的无可替代性，它们的意义是不应该互相取消的。我们往往以一种通行的“成熟”标准来看待人早年数不清的“异端”和“越轨”，以至于个体在某时某刻也深深地谴责和怨悔自己“当年”（或年轻时）的无知莽撞和徒劳的“反叛”。

正是这样，我们屡屡满怀热情地把“童年”“少年”“青年”叫做人生和人类的“未来”，而暧昧地漠视了它们的“现在”的价值。

芝加哥大学一本以人的一生的心理过程变化为研究主题的书《中年和老年》中谈到：

个体在他的头三分之二的年代里，是向外发展，趋向于周围环境。然而，在他的生命的最后三分之一年代里，他逐渐内向，趋向于自己。根据这个观点，从青年到年轻成人的变化是显得更加有表现力、开朗、自主和有能力。这些变化在成年早期有一个巩固的和稳定的时期，一直持续到40出头。大约在这个时期，人开始从关心外界转到关心内部。研究者认为，这个转变可能是由于不可避免地认识

到现在余下的生命已是有限的了（人的内部的社会时钟）。

无疑，我们完全不应该对人生的不同时期作简单的价值评判和单一认同。

但是，尽管我们平时也讲“后生可畏”“人各有志”“长江后浪推前浪”等等，实际上，我们对于不同的人与人生的不同阶段，总是更强调某些统一模式的绝对认同。

某些“成熟”甚至是老年心智下的价值、道德的要求，无时无刻不力求充分地包裹我们。我们甚至只用“结果”来臧否人生，而最可靠的结果就是衰老、死亡。

这可能使整个人生乃至整个人的群落，变得平稳、实慧、保守，变得较少攻击性、侵略性而和平宁静。但是，弗洛伊德认为，没有合理的顺应生命本性的满足与发泄，将导致更大能量的破坏性冲决。

一种压抑得过分的文化，将同时是一种反叛得过分的文化。

对于人及其不同阶段的统一的一元模式的塑造，也许会结出种种人性畸形的苦果。

虽然我们多少肯定个性存在的必要，但我们其实是乐于拒绝任何过于异已的个性的。

“个性”有时被看成一种贬义。一种过于异已的个性，我们常常轻易地归结为某种“病态”。

个性的标准究竟是什么呢？

一种能够为社会所接受的“个性”叫不叫个性？一种不能为社会所认可的独特性还是不是个性？

一种个性在什么意义上是人所应该和必需具备的，这种个性可以发展到什么程度？

个性是否有统一的意义量度？

完全相反的个性可否有同等的价值，是否同样具有可行性？

也许，不同的人或者在人生的不同点上，并不需要有关“个性”“才能”“心思”“器量”的固定的非此即彼的一致尺码。不可限定性正是自然而然的人生魅力之所在。而绝对的限定可能是一种戕害，可能是反生命的。

从一开始，你就可以把人设想成无限可能的或者是唯一可能的。

从无限可能到唯一可能的实现，究竟是人的悲哀抑或幸运？

充满未知的“早年”，也许是决定性的

任何聆听小孩的哭声并知道其意的人都明白，哭声中潜藏着精神力量，一种与人们通常想象的事物绝然不同的可怕力量。深深的愤怒、痛苦和毁灭的力量。